

□本报记者 赵恩霆

真的假的?谁干的?谁又在说谎?

自从8月21日大马士革郊区古塔地区爆出“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以来,化武疑云就不断发酵,眼看着持续两年多的内斗,就要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然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到底怎样,众说纷纭。

谣言止于真相。但,现在最缺的就是真相。

不过,现在发掘真相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对于军事干预叙利亚的态度趋向一致,无论是否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已是箭在弦上。大马士革这座4500年来屡遭战乱的城市,恐怕难逃这一劫。

时光回到2010年。这一年年底,26岁的突尼斯年轻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经济不景气而找不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做起小贩生意,谁知遭受城管粗暴对待,抗议自焚,不治身亡。

谁也不会想到这会成为2011年席卷北非西亚的“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当突尼斯、利比亚、埃及政权在不断蔓延的抗议示威中纷纷瓦解,统治这些国家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纷纷出逃、被毙和身陷囹圄时,与之类似的叙利亚政权却屹立不倒,并与反政府武装一斗就是两年多。如果不是横空出世的“化武事件”,恐怕战局上转入攻势的巴沙尔政权会创造“奇迹”。

让人刮目相看的不仅是叙利亚在持续动荡中的坚挺,这个国家本身在宗教影响深厚的中东地区就是一个“特例”。叙利亚不像盟友伊朗那样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主流,什叶派也占据统治地位;也不像沙特那样逊尼派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逊尼派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样,它更不同于邻国伊拉克,这个国家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人口相当,因而出现了伊战后两派相争的乱象。

在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占据了近80%的人口比例,但却处于被统治地位。相反,执掌政权的巴沙尔等政治精英属于占叙人口少数的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什叶派在叙利亚人口中不到两成,而阿拉维派又占其中近八成。

这也就难怪在叙利亚局势动荡之后,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富国纷纷支援叙反对派武装,直言要推翻巴沙尔政权;而伊朗和同样有渊源的黎巴嫩真主党则对巴沙尔鼎力相助。这种特殊之处,使叙利亚成为在中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神经。

在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时,海湾富国的风头被法国和英国抢了过去;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因为埃及政坛风云变幻太快,海湾富国有些“投资”失误。说到底,除了宗教因素,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富国是在谋求更大的地区影响力。

前两笔大买卖没做好,如果这次能够啃掉叙利亚这块硬骨头,那绝对是风光无限。但硬骨头必然有其难啃之处。这也正是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交锋博弈的由来。

俄罗斯的意图不言而喻,叙利亚是其在中东地区的核心支点,这里的塔尔图斯港是俄在独联体国家以外拥有的唯一军事基地。放弃叙利亚,不符合俄罗斯的大国战略和地区利益,一旦如此,俄在中东的另一重要伙伴伊朗将陷入孤立,就连穆斯林聚居的俄南部地区也将陷入动荡。

美国的算盘恰恰相反。美国瞄准的核心问题是伊朗,而叙利亚是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儿。搞垮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一方面可以削弱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孤立伊朗,迫使其屈从于现实,放弃让美国感到不快和不安的核计划。

经过了两年多的内战,厌倦了战争、看不到光明的民众,开始追忆从前平静的生活。相比遥遥无期且虚幻缥缈的民主制度,生活在稳定安全的环境中,而不是流落异乡挤在难民营,坐家里与亲人过吃穿不愁的日子才是根本。

但,美国执意为之的军事打击,使得这样的愿景根本无法实现。用战争的手段去遏止战争,得到的结果只会是越打越乱,遭殃的还是那些渴盼安稳日子的平民百姓。

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叙利亚人的生活还要过下去。满目疮痍的楼房何时会重新焕发生机?空荡杂乱的街道哪天才能恢复车水马龙?何时才是200万叙利亚难民整理行囊返回家乡之日?



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雕像

读懂叙利亚

这里,有1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超过2200万的人口,因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被誉为“中东十字路口”;处于复杂国内外环境中,这里又有“中东火药桶”和“马蜂窝”的名声。

这里,有一对父子和一个政党名闻世界:哈菲兹·阿萨德和儿子巴沙尔·阿萨德,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依托,执掌政权长达42年。但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这个政权正经受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这里,有一座4500多年历史的古城大马士革,它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历史上是伊斯兰第四圣城,号称“人间的花园,地上的天堂”。而这只是这里悠久、灿烂和曲折历史的缩影。

这里,拥有的还远不止这些。

这里,就是叙利亚。



2011年2月20日,叙利亚女导演Rula Fattal在舞台上指导演员排练一出音乐剧。她是第一个开办私人剧院的叙利亚人,这出剧主要探讨了阿拉伯社会中的偏见问题。

总统父子兵 B02

刀锋下的城 B03

古国面面观 B04